穆堂初稿

穆堂初稿卷之四十五

臨川　李紱　巨來

題跋上

書東見錄後

呂與叔東見錄記程子語云今天下士人在朝者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啻有大横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程子斯言不知其何所指然嘗讀黄勉齋所為朱子行狀寧宗初立朱子以煥章閣待

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明年慶元改元趙丞相謫永州朝
廷大權悉歸韓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
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
默然退取諫稿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改還職
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
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
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
始爲御史沈繼祖誣詆落職罷祠嘗以程子之說求之
其始之欲上諫書也與程子所論正同其繼以門人更

諫箴遜焚疏止辭侍從於義已覺未安況朝廷未許更轉官階又二年而後被劾落職此二年中隱忍食祿不知於程子所論合乎否也又按宋史呂祖儉傳李祥楊簡上書訟汝愚正言李沐皆劾罷之祖儉上封事安置韶州至廬陵改送吉州三人上疏者或罷或謫而已正程子所謂未有大橫見加者也夫君臣之義不可絶卽加大橫猶當盡職止於流配君恩爲已寬矣楊簡爲陸氏弟子祖儉爲伯恭親弟學於伯恭朱子平生痛詆江西浙江之學今陸呂門人子弟並能毅然如此而朱子反逡巡不果何耶祖儉傳又云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

云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云云則朱子於此亦未能自安也朱南渡從伊川之論惟朱子最爲尊信今求其所行不必盡合豈其所講說援引者乃空言已乎若謂朱子之賢天下羣奉以爲集諸儒之大成程子之言不足以繩朱子然就朱子一人言之宜有定見疏當上耶則不可焚亦不必焚疏不可上耶則不必草亦不待焚豈始見未明必焚而後明耶平日以窮理格物自命臨事之時乃理不足據而必倚於數耶倚於數者果

是則與子約書又無觭娓歎矣捆摭前賢學者之大戒

吾非敢譏朱子也理無兩是必衷於一今

國家祀典朱子次於十哲天下學者羣相誦法後之人倘

有值慶元之時處朱子之位者上疏與否何去何從不

可不衷於一謹識於此俟知朱子者釋焉

書朱子語類後

朱子語類云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就可下手斯言謬矣其果朱子語耶抑記者之妄也天下無道外之事即無事外之學早間有事即從早間事上做工夫午間有事即從午間事上做工夫未有離事而有工夫者其或無事之時不與倫物相值則所謂行有餘力者也於是從事於禮樂射御以涵養其性情誦習夫易詩書春秋以推尋夫義理皆餘力所及耳陸文達問文安吾弟近日在何處做工夫文安謂在人情事勢

物理上做工夫又云因輪倉家事而學益進故陸子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眞得聖賢爲學之法者蓋皆因事而後有工夫也論存養則事至而此心不動大程子所謂動亦定也論省察則事至而後有意念中庸所謂愼其獨也至力行之必因事而後見又無論矣世豈有無事之功夫哉朱子門人平日專以讀書講論爲工夫故須無事而後下手不知聖賢之學不如是也伊川訓學者每月輟十日功作舉業餘日爲學夫爲學之功無少間斷豈可月虛十日道體無少空闕舉業亦爲學中一事也奉父母之命遵時王之制亦焉得不學顧學之自

有道耳凡教子弟止令其循循於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常其行之而有餘力則誦習經書講求義理經書既通義理既明文法自能嫻習臨應舉時用時文之格律發胸中之義理務求坐言可以起行上可以尊王下可以芘民者而後出之其見取也惟命見舍也亦惟命如命當遇無不遇者如命不當遇卽專意揣摩迎合未必遇也夫如是則雖不廢應舉無日非爲學之時矣其祿不逮養者自可不必應舉至君求不患無位其有家貧親老急於祿仕者亦止可如是以應若不應舉則於祿仕之義未盡應之而不舉則吾分已盡啜菽飲水可

以承歡彼詭遇之祿不可以養親況詭亦不必遇又何必月輟十日專為舉業之功乎朱子篤信伊川故其所論大約相同至於晚年知駁雜不可為學則日與學者講尊德性求放心以求合於大程子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說然其弟子如錢北溪輩則沉溺於支離訓詁之俗學終其身不悟故余謂語類此條錄者之妄否則初年未見道之論不必錄亦不可錄也

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朱子再序太極通書稱其所爲濂溪事狀註云蒲左丞墓碣載先生稱頌新政反復數十言恐其非實類皆削去余讀之而不勝三歎也蓋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旣定雖賢者亦轉移其間而不自知也荆公未嘗囯之前天下同舌賢之惟恐其不爲宰相自更新政與衆賢牴牾至元祐盡反其政盡逐其黨始成水火羣小因緣附會復起柄用遂相報復倡紹述之說亦盡逐元祐諸公蓋託名荆公非荆公之意也南渡以後元祐黨禁旣開其門人故吏不勝憤怨以攻章蔡爲未快乃目

荆公為始禍其實蔡京之用由於溫公章惇之師實為康節伊川之論成於邢恕於荆公何關耶百年之中議論偏頗多失情實凡詆荆公之語文致緣飾惟恐不詳如邵氏聞見錄所記公為鍾山恍惚見雱枷杻云云生死輪迴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載之稱頌荆公之語則删汰惟恐不盡雖名德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復存則豈非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成雖朱子亦轉移於其間乎若陳瑩中等爭熙寧日錄删改誣枉其實范冲朱墨史抑揚增損又不知幾何彼此皆任私臆以爲去取欲以傳信

千古豈可得哉

書靈寶畢法後

靈寶畢法世俗方士之陋書也刻於明嘉靖十六年刻者有序自署為廣南龍山子和陽主人凌士顏亦方士之至陋者也序稱其書為三清所著正陽子所傳又展作正陽序文稱正陽子得其書於終南山石室凡三卷上部金誥晉元始所著中部玉書錄元皇所著下部眞源義太上所傳詞義皆淺陋又有比喻眞訣道要三義目為正陽所著中有楊妃嬾上危樓等語尤陋之陋者也正陽序中多四六句鍾離權漢時人豈有此文體蓋皆不足與於譏貶之數者然凌序首引朱子詩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謂晦翁紫陽朱先生必不我欺讀之
汗下悚息不寧朱子今世所稱大儒一言以爲不知乃
爲此輩所牽引亦可怪矣既而思之固有不足爲朱子
怪者恐朱子亦且不自以爲怪也朱子少築鍊室老註
參同自稱空同道士題篔簹壁詩以金丹歲晚此志不
就爲嘆恨其惑溺至於如此此必不怪其牽引雖然世豈
有長生久視之術哉古之稱仙人者衆矣彼白日羽翰
者今皆安在平時詆韓子爲文人試取謝自然詩較之
其識量相遠不可以道里計有慨於中漫識數語爲學
者戒焉

書朱子讀唐志後

朱子讀唐志一篇暢論道德文章謂秦漢以後之文去道益遠律以六經誠爲篤論其論昌黎韓子則似未得其實而無以饜服韓子之心也韓子於道大旨不謬於聖人特細行有不矜耳謂其戲豫放浪則答張籍書既已不諱謂爲諂諛則恐未然韓子以氣任事氣之所至王侯失其貴三軍失其勇亦孰足以動其諂者其與人書間有假借則亦將順其美欲誘而歸之於善耳孟子謂齊宣心足以王好貨好色皆所不禁豈亦爲諂諛哉至謂所原之道未能探討服行則尤不然原道闢二氏

者也唐人好二氏而佞佛尤甚韓子佛骨一疏舉人主所崇信公卿所尊奉者獨斥爲凶穢欲投之水火犯萬死而不悔其爲原道則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耳豈猶有可議者乎所引其師生論文之說亦皆未得情實非其論文之要語也韓子荅李秀才書言不惟辭之好乃好其道其徒李漢序其文亦以爲貫道之器未嘗裂道與文爲二也又韓子荅尉遲生書云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荅李翊論文則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未嘗不以文與道爲一也朱子所引皆其尋論文

詞之言耳專論文辭雖聖賢之言亦有不及於道者猶必已出爲㢡紹述之好奇言之也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並稱爲崔立之論博學鴻詞科言之也其自論爲文之法則皆不如是且與立之書時年僅十九固不足以定韓子之論其爲原道則荀楊且不得與無論餘子矣知人論世必細心又必平心時有早晚語有偏全非細心則不能得古人之情知其惡嘗知其美肆意詆諆不究其實則已心未平亦何以服古人之心哉

書程山遺書後

秋水先生謂堯舜事業隨出隨處皆有可施不專指出身加民斯言固然然必天德發爲王道乃爲盡明明德之量孔子稱堯亦稱成功文章益聖德神功與雜霸功利不同且管仲之功孔子亦稱之乃謂唐虞治績不足邀儒者一盼則亦過矣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畎畒樂道何如堯舜君民修身見於世特君子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自程子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語世儒藉口輙欲以空言傲實績不知程子就性分全量言

之自無窮際故曰泰山之上已不屬泰山若腐儒撮土
俱無安敢藐泰山也哉内聖外王之學一變而爲迂疎
無用至令天下以儒相謷訾皆此等謬說啟之也功業
固須因時道行固須由命然道德既充氣盛化神隨在
可見不分窮達大舜耕則人讓畔漁則人讓居陶則器
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孔子所至必聞
其政孟子後車千乘傳食諸侯朱子釋孔子賢於堯舜
亦就事功言之則知矯語仁義而長貧賤者未可以薄
唐虞之治蹟也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
唐韓子宋歐陽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則十未用一象

山亦然其餘則雖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
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耻而世俗無知小
人謬附講學者輙以空言詆之不知此輩何所用於天
地間也人極之不立豈可徒咎溺於嗜慾之人也哉

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

孫北海承澤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論葢從未讀陸子陽明子之書亦未嘗細讀朱子之書徒欲鈔竊世俗唾餘以附於講學者也所載朱子之語止取其詆諆陸子之言其論學之合於陸子者則概不之及其所辨年歲亦不甚確如鵞湖之會謂各賦一詩見志是全未見陸子語錄者也陸子兄弟之詩皆作於途次既見而述之耳朱子則三年之後始和故曰別離三載鵞湖爲朱陸初相見謂之別離三載可乎此等眼前文理尚不及考況能考正朱子晚年定論乎至謂年愈晚闢邪愈堅無一

字合於陸無一言涉於自悔則併全未見朱子之書乃為此謬語也陸子從不自立教規自標宗旨所循以為學則曰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而已所舉以教學者則曰辨義利求放心先立乎大而已蓋皆孔孟之言故曰在我全無杜撰若謂朱子無一字合於陸子是無一字合於孔孟也而可乎自悔為學問進境朱子之賢正在於此何必諱之且亦有不可諱者余嘗盡錄朱子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論學之語見於文字者一字不遺共得三百七十餘篇名曰朱子晚年全論其言無不合於陸子其自悔之言亦不可以數計今就其與劉子澄一人

之書觀之其第七書有張呂二友云亡耳中不聞規益之語張以朱子五十一歲卒呂以朱子五十二歲卒則此書爲五十歲以後無疑矣書中言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反己之說合於陸子謂凡百多可悔豈止涉於自悔矣乎與子澄第九書謂子澄只學人弄故紙過了光陰都無實得力處且心知其爲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爲深可惜者又云埋沒身心不得超脫無惑乎于嵛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其第十三書云大學近看過方得下

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其第十四書云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別有用心處其第十六書云日用功夫只在當人着實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撥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着言語論量應對又云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閒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也此數書尤在第七書之後皆有年

月可攷確爲晚年其論學全與陸子合其悔悟亦甚深切北海豈全未披閱耶抑亦知之而故爲違心之論耶北海在明朝官至九列家居京師親見闖賊之亂國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於富貴利達之場耄而不止恭患得患失之鄙夫本不足與論學而世俗空疎之士以其頗涉獵載籍疑爲或有所考不知其茫然一無所知也姑爲辨其大槪如此俾惑者解焉

書王學質疑後

往閱陸稼書先生文集有王學質疑序攻王陽明先生甚力而所言皆無當於陽明蓋未嘗知王學者也然未嘗見質疑之書獨疑質疑之名未安謂尚禮稱疑事毋質既曰疑矣又可質乎近得其書觀之蓋出於大興張烈武承氏所爲者不惟不知王學亦從未讀朱子之書特剽竊講章訓詁之俗說而妄有著述以求附於講學之末者也識者觀之啞然而發笑固無足與辯惟論先知後行一條以用好銀爲誠識銀色爲知以治病爲誠識病原爲知或有亟取其說以爲近理者不知此亦非

也吾人之學本於心動於意修於身由內達外取之一
已是非邪正固無不可知非如銀色之高低造之自他
人亦非如病疵之輕重生於他人之身吾不得而測也
即以用銀論吾心順事恕施知用好銀而已至銀色之
高低未能盡識遇銀而詢之識者自可無誤或終不能
察至於誤用低銀於吾必用好銀之心無所損也周公
之使管叔監殷也以親兄爲可信固欲用好銀之誠也
管叔以殷叛則亦誤用低銀矣然於周公之聖何損哉
人之病也吾心痌瘝惻隱知求善醫以治其病而已病
之深淺醫之善否未能盡知亦盡吾訪求良醫之心而

已或誤信庸醫至於增疾於吾求治病之誠心無所損也堯之用鯀知其方命圮族又姑從四岳之言試可乃已亦謂其或能治水固如急治病者之求醫也至於九載績用弗成則亦誤信庸醫矣然於堯之聖何損哉且周公與堯豈其心之誠猶有未至而輕率從事不能如後世所謂窮理格物者乎人情之叵測物理之無窮不止銀色之紛雜病症之變化及其至也聖人固有所不知焉聖人亦盡吾心而已不知不害其爲聖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世豈有窮至天下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之人哉彼張氏者未嘗體驗於身心實求所以行之

者故人云亦云循紙上之陳言隨身而附和耳孰爲是彼固未能知其是孰爲非彼亦莫能知其非也且陽明先生勳業塞穹壤名聲貫古今世豈知有所謂大輿張者人雖自絕何傷日月叔孫武叔固不絕於世矣

書贋作昌黎與大顛三書後

韓公此書諸本皆無則其爲贋作無疑杭人倣佛故獨小杭本有之然與作召師作和尚則雖作僞者猶知韓公身分方本易召爲與易和尚爲師固已愚妄今刻不從杭而從方則去取尤不可解退之自云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師字雖屬唐人呼僧習熟語然公以道自任豈不避形迹亦隨俗假借耶集中與僧人文字如文暢下有師字上必加浮屠字若曰此浮屠師也于隨俗之中寓維俗之意其嚴如此惟送惠師靈師文暢三詩依世俗稱師然詩中皆不假借其送惠師也首云惠

師浮屠者末云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疾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其送靈師也首論佛法爲中國害末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至於文暢則仍逝其序文語謂排訐以開迷惑無緣于此三書獨多假借語如久聞道德及論甚宏博云云也至書中弊劣無謂緣昨到來倘惠能降喻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自激修行等語其凡鄙不堪誠如子瞻所譏謂退之家奴僕所不屑者朱子作考異反附會世俗僞譔歐公題跋而疑子瞻未見歐陽跋語其凡鄙之處曲爲緣飾務必煆煉刷內實此三書爲昌黎親筆不知朱子何愛于大顛何惡于昌黎爲

此苦心曲說也子瞻為歐公門生最親切不知有歐說
朱子後且百年乃反灼見歐公語理所不可信者且子
瞻平素與曾往來者力辨其非朱子以儒自任反曲援
為是此可解乎聞朱子初見愿中時靜坐如參禪其與
陸子書也陸亦疑其無物之前陰陽之外等語為近禪
宗由考異觀之其左韓右顛如此陸語不為過也自漢
以來董韓歐曾皆粹然儒者南宋諸儒務欲推二程上
接孔孟中間不容一人不難畧去周子又無論韓歐然
天下自有公論豈私好私惡所得掩哉方氏既引周端
禮語謂徐安國自言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

則此三書爲徐作無疑後之人無逞禍心設疑實以誣韓子可也其名欵訛稱吏部侍郎潮州刺史亦足徵作僞之一端因歐公所駁已備不更著焉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稗官小說多出於傳聞或好事者附會爲新奇可喜之論卿資談謔甚或仇人怨家詆諆正人如錢氏私志之毀歐公王銍默記謗及太祖太宗碧雲騢託名梅堯臣歷詆有宋諸君子尤可駭歎論世者宜加排斥而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書楊貴妃安祿山事乃雜取開元天寶遺事諸小說入之不知新舊唐書俱無是也古之修史者必取於日歷實錄起居注聖政寶訓及章奏圖籍而野史不與故猶爲可信至宋史穢雜出說部書者十之四五而史亦不可信矣天下所共信者考亭朱子然

觀其所爲朱名臣言行錄亦止出於一時稗官小說往往一事三四見而毫無別擇如所采王荆公與弟平甫放鄭聲遠佞人之論一篇三見參差互異筆錄則以爲公爲參政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豔詞可乎平甫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坐曰爲政必放鄭聲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以爲譏己自是與平甫相失聞見錄則謂公與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而記聞則以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

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三條並載語殊事異一鄭聲也或以為指小詞或以為溺聲色或以為吹笛放鄭聲一言或以為出於惠卿或以為出於荆公參差如此不加論斷覽者將何所徵信耶平甫毋喪廬墓三年曾子固序其文集稱其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且官為教授非溺於聲色之時東西京相距兄弟家書規切惠卿何由見之乃銜以為恨記聞所稱未可信也平甫官止大理寺丞未嘗為學士聞見錄乃曰請學士放鄭聲謬矣三者之說惟筆錄為近蓋荆公論元獻小詞而惠卿以放鄭聲迎合故平甫以佞人折之然宋史為平甫傳取

記聞聲色之說而附以聞見錄惠卿深銜之之語蓋亦
撮取名臣言行錄爲之徒以朱子所錄爲必可信不知
其雜然並存而漫無別擇平甫家書惠卿無由而見也
宋史王雱傳囚首攜婦人冠及梟韓琦富弼等語亦悉
本朱子所采邵氏聞見錄其又可信耶聞見錄記雱死
後公坐鍾山恍惚見雱荷枷杻等語朱子亦采之是生
死輪迴之妄亦未了然其可據以爲實耶然則修史者
其必以實錄章奏及部院案牘爲據而稗官小說斷斷
乎無所用之也又按宋史經籍志止稱朱熹五朝名臣
言行錄十卷又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卽今所謂後

集也與四朝名臣言行錄十六卷四朝名臣言行續錄十卷下注並不知何人編則謂後集爲朱子所錄者誤也廬陵李居安作後集序亦未明指爲朱子之作黃勉齋作朱子行狀歷數著述俱未言卷數則名臣言行錄後集是否朱子所錄未能確定其書至寶祐戊午然後李居安序而行之距朱子卒五十八年矣朱子所著書無不自爲序者安得此書獨遲至五六十年俟廬陵李氏始爲序而行之哉又按名臣言行錄所引注以記聞者温公涑水記聞也注以聞見錄者邵伯温所作也筆錄則有二種一爲王沂公筆錄一爲東軒筆錄平甫此

事則魏泰所爲東軒筆錄也統注以筆錄不加分別亦

著述之疏東軒筆錄今載稗海

書辨姦論後二則

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見今行世本有辨姦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稱老泉能先見荆公之誤國其文始見於邵氏聞見錄中聞見錄編於紹興二年至十七年婺州學教授沈斐編老蘇文集附錄二卷載有張文定公方平所爲老泉墓表中及辨姦又有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通專敘辨姦事竊意此三文皆贋作以當日情事求之固參差而不合也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

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
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而聞見錄敘辨姦緣起與
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當明言墓表云云不當作自敘
語氣其暗合耶不應辭句皆同然則斯言其然耶抑無
有也攷荆公嘉祐之初未爲時所用黨友亦稀嘉祐三
年始除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並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
注辭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旋以駁開
封尹失入爲御史舉奏又以爭舍人院申請除改文字
忤執政遂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
黨友傾一時誤亦甚矣以荆公爲聖人者神宗也命相

之制辭在熙寧二年而老泉卒於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聞也墓表又云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按曾文定公作荆公母夫人墓志云卒於嘉祐八年敘七子官階稱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是荆公母卒時官甚卑安見士大夫皆往弔哉張文定與荆公同時其爲此表不應舛錯如是又考文定鎮益州已爲大臣老泉始以布衣見知年又小於文定其卒也官止丞簿而墓表以先生稱之北宋風氣近古必不爲此曾文定爲二蘇同年友其作老泉哀辭直稱明允乃伉直如張文定反謙抑過情如是疑墓表與辨

銘皆邵氏於事後補作也老泉之卒也歐陽公志其墓
曾子固爲之哀辭老泉以文字見知於歐陽公又以不
近人情之說相謝果嘗爲此文則歐陽公必見之而墓
志中不及辨銘子固哀辭亦不及辨銘卽當時或不然
之而歐曾全集從不及辨姦表謂當時見者多謂不然
是此文已流布矣何歐曾獨未之見乎且子固謂志以
納之壙中哀詞則刻之墓上是旣有哀辭不應復有墓
表矣老泉以治平三年卒四年葬張文定又同時在京
師欲爲墓表宜卽在葬時今墓表不著作表年月固已
非體而表中及荆公命相則神宗之世矣何其遲耶瀧

岡阡表之遲蓋云有待此表豈亦有待何不言其所以遲也墓表有蜀無人之語而東坡謝書又云秦無人辭既重複文氣又相類則亦邵氏所贋作耳不然東坡謝書感激至於流涕其後爲張文定志墓敘其與父相知絶不及此論何耶老泉文峻潔無長語嘗言作文比喻不可太多而辨姦一篇援引膚漫既引王盧又引豎刁三人又引用兵者何其多耶其立論既勉強而不可通其措詞亦粗鄙而不可解也謂其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矣又謂其陰賊險狠與人異趣人之爲人言與行二者而已言孔老行夷齊又何多求焉孟子謂

伯夷為聖人而百世之師也履夷齊之行可謂之陰賊險狠乎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不知其為何等衣食聞有牛衣不聞有犬衣聞犬彘食人食不聞人食犬彘之食也或以臣虜為臣虜益用李斯語犬彘之食亦極言其粗惡如監門之養果爾則益不當訾議臣虜之役監門之養蓋昔人以述堯舜神禹者孔子以恥惡衣食者為不足與議於道今不恥惡衣食而談詩書乃反以為姦豈老泉所見賢於孔子耶荆公祖父並由進士歷官兄弟登制科者四人簪纓華胄衣食宜不至甚惡況惡衣惡食固不足恥乎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

人相與造作言語以爲顏淵孟軻後出則荆公本傳與
荆公全集具存並無此事荆公生平孤立曾文定而外
不妄交一人本傳謂借援韓呂爲重亦本聞見錄揣度
之妄言耳韓持國之賢明道以爲最不可及康節以持
國與君實晦叔伯淳並稱作洛陽四賢吟申公尤二程
所深交而元祐所謂賢相也非有以深服其心安肯冒
昧爲人援引而呂韓世家又非所謂好名而不得志者
也荆公執政之後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沒匪能逆
知若老泉所及見之荆公則官卑跡遠非有能收召之
力吾不知所謂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盍辨姦論斷

非老泉作也夫人之作姦必有所利而為之荆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駟弗視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復何所為而為姦彼誠見夫宋之積弱儳然不可以終日而公卿大臣如處堂之燕雀晏然自以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重而又幸遭大有為之主遂毅然相與立制度變風俗排衆議而行之凡以救國家之弊圖萬世之安非有絲毫自私自利之意其術卽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姦之有哉自宋至今天下所共信其言者無若程朱二子然明道上書首言變法荆公新法之行首用明道為條例司官十閱月而後求外考亭論當時

駁新法者其議論識見皆出荆公下觀二子之言則以新法爲姦者其論果足據乎或謂蘇氏尙機謀而薄經術故老泉以荆公爲姦嘉放達而惡檢繩故東坡以伊川爲姦辨姦之作容或有之惟其論不足憑耳東坡元祐之奏謂臣素嫉程頤之姦今之人囙未有因東坡之言遂確以伊川爲姦者論之眞贋又無足辨也

余少時閱世俗刻本老泉集嘗書其辨姦論後力辨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相半欲得宋本參攷之而購求多年未之得也葢馬貴與經籍考列載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稱嘉祐書名旣異又多至二十

卷併刻入洪範謚法等單行之書又增附錄二卷意必有佗人贋作闌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張鏜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書名卷帙並與經籍考同而諸論中獨無所謂辨姦論者乃益信爲邵氏贋作確然而無疑而又歎作僞者之心勞日拙蓋僞固未有不破者也

書邵氏聞見錄後

虞書戒無稽之言而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誠以其妄言無實足以變亂是非使當之者受禍卽在身後亦蒙詬於無窮也幸而其言出於浮薄小人聞之者猶疑信相半不幸而造言者謬附於清流則雖賢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誣乃萬世而不白豈不酷哉自唐人好爲小說宋元益盛錢氏之私志魏泰之筆錄聖主賢臣動遭汚衊至碧雲騢焚椒錄而悖亂極矣其若可信者無過邵氏聞見錄由今觀之其游談無根誣枉而失實與錢魏諸

人固無以異也邵氏所錄最駭人聽覩者莫甚於記王
元澤論新政一事嚴君之前賢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攜
婦人冠矢口妄談欲斬韓富容貌辭氣癡妄醜惡至於
如是使天下後世讀之者惡元澤因併惡荆公余雖鄉
曲之私亦且切齒而莫能以相恕也顧嘗思之元澤以
庶幾之資早窮經學著書立說未及弱冠以數萬言豈
中無知識者是荆公薨後門祚衰落苟非經明行修雖
私好者安能舉癡妄少年排公論而從祀孔廟邵氏
之說未可憑信今歲銷暑餘暇偶一翻閱略爲稽攷時
日乃知聞見錄蓋無端造謗絕無影響舉向時之切齒

於元澤者轉而切齒於邵氏也考荆公以熙寧二年二
月叅知政事夏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爲條例司
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議論不合外轉簽書鎮寧節度
使判官而元澤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許安世榜進士
第明年戊申即熙寧元年也至二年則元澤久已由進
士授旌德尉遠宦江南是明道與荆公議新政時元澤
並未在京直至熙寧四年召元澤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然後入京師則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
所錄與聞明道之議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澤醜劣則誣
爲囚首跣足欲實其囚首跣足則以爲是日盛暑不知

明道以八月任條例司至次年五月即已外轉始深秋
汔初夏中間並無盛暑之日也明道長元澤僅九歲成
進士僅早十年豈兄事之列而韓富年輩則尤在荆公
之前論是時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謂明道正色
言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當預姑退而雱卽避去是
元澤敢言斬韓富獨於年輩不甚遠又爲其父屬官之
人一斥而卽去抑何前倨而後恭耶此皆情事所不然
者元澤旣除中允崇政殿說書卽預修三經義書成進
天章閣待制凡歷五年至熙寧九年遷學士始以病辭
中允說書待制皆侍從之官也邵氏乃謂宰相子無帶

職者神宗特命雱為從官而雱已病不能朝皆妄說也
邵氏又曰荊公在鍾山恍惚見雱荷枷杻於重囚因施
所居為寺則鬼怪之妄說尤不足辨司馬溫公謂三代
以前何故並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伯溫為
溫公通家子獨未之聞乎吾不知伯溫所聞於父師者
果何學也今邵氏此說編入正史故不可不辨無使元
澤蒙惡聲於後世而稗官小說作偽之風滋長重為人
心風俗之害也或曰聞見錄蓋伯溫沒後紹興二年其
子愽所編伯溫不應作偽至此或愽之為之蓋是時天
下方攻王氏愽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寵未可知也

書總河齊公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大臣任事功不必獨居害不必巧避苟有益於國與民毅然爲之而已雍正二年四月紱奉巡撫廣西之

命瀕行

陛辭蒙

天語詢及淮揚運河淤墊水高於城甚屬危險紱因

奏言 臣 昔年典試浙江往來其地留心相度若於運河之西別開新河一道卽將挑河之土別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有兩道隄工又中間河身淤土堅實於山可保永無潰決之患挑河築隄土方兩算事

半而工倍費亦不甚鉅當蒙
溫旨襃嘉謂此策甚似有理從無言及此者爾此行路經淮
徐有與總河齊蘇勒相近之地務必親與商酌如果有益
民生朕不惜費臣紱欽遵
諭旨以閏四月十五日會河臣於徐州初亦欣然以爲可行
第云此時湖水正盛未便量度須冬間水落然後詳審
覆
奏紱旣遠赴粤西音問稀闊後聞事未舉行不知其覆奏
云何也十二年春
皇上刊發硃批諭旨須賜羣臣凡督撫劄子留中未發者咸

布昭中外乃得見河臣覆奏之章反覆省觀似如情事
未合豈其慮有不周無亦離事自全畏心所阻抑或人
已之見未忘以謀非己出遂寢而不用乎據稱自淮至
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由漢唐迄
今歷年修防底定已久蓋千百年來相仍而不易者斯
言非也中幹之山自盧鳳東行盡於揚州其南爲江其
北爲淮揚州之南水勢南流由三坌河至瓜洲以達於
江揚州之北水勢北流由邵伯高郵寶應至淮安府以
達於淮揚州地勢中高漢唐止開十數里以通南北之
流而已自邵伯以北並行湖中未有漕渠安得謂三百

餘里皆漢唐以來千百年修防底定者哉自明萬歷十七年因湖水東溢始砌東岸石隄自邵伯至界首一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餘皆土隄直達於淮而西岸仍因湖水大營有隄惟寶應以北自馬湖流緩沙淤始築西土隄達於谿灣閘以東湖水稍似河渠中留空缺相通雖分仍合蓋運河西岸原處上流非必不可無隄者也以千百年本無之西隄有明創築逮今僅百六十餘年耳稍與變通無不可者又據云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高郵邵伯等湖上下相連水勢汪洋一望無際若於河西另挑新河改築隄於湖水之中不但無處取

土春鋪難施而隄工亦無站立之基則尤不然惟西臨湖水則可挑以爲河夏秋漲而冬春涸天下之湖皆然秋汛之後湖邊涸出春鋪興工挑汛未至而河已成隄已立矣若湖水經冬不涸則明之西土隄何以築哉又謂揚州府城正臨西岸上下百有餘里村莊稠密市鎮相望無可躲避此則無庸置辨者也河西地高河東地低別開新河止自邵伯之北以至淮安若邵伯以南至於揚州原無開新河之理盎別開新河將以保河東之低地豈有別開新河以保河西之高地者哉又謂運河東岸之外高寶與泰等十州縣之民田咸資灌溉倘河

身一改則東岸之閘壩涵洞必皆廢棄而溝洫乾涸大妨民業若再另行創建不惟靡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此亦張皇之論未嘗切實計算高寶興泰等州縣濱海窪地眾水所歸憂潦不憂旱者也又南有稻芒白塔二河北有蕺陽大湖縱橫貫穿何憂無水且河身雖改舊河猶在揚州北流之水通注舊河則東岸諸閘仍可引灌無庸廢棄亦何必改作開河築隄用銀七八萬兩足矣豈有費千百萬之理哉留按河防一覽所載查理河漕疏請開運河南岸月河上自劉相屋基起至淸江閘止共長九百丈上半五百丈地稍高者挑

深二丈自紅廟以下四百丈地稍低者挑深一丈八尺
俱底濶十二丈面濶七丈共計土一十六萬三千四百
方估銀九千八百零四兩葢每方用銀六分也九百丈
河用銀九千八百葢每丈用銀二兩八錢內四百丈淺
二尺故少銀一百也又拨本疏請於寶應湖口北照山
陽縣培築西隄一道自黃浦南壩口起至弘濟河北閘
止計二十里加築土隄高五六尺底濶一丈二尺頂濶
五六尺共該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以每里一百八十
丈計算二十里共三千六百丈用銀四千一百三十一
兩每隄一丈用銀一兩一錢五分此淮揚一帶開河築

隄計算土方之大概也今查邵伯鎮以南揚州城一帶地勢高又在河之西岸無庸另開新河應自邵伯鎮以北起至淮安府止共長二百六十里河與隄各長四萬六千八百丈計算土方河隄兩用爲費省三之一即加夯硪添壩開閘等費每丈不過八錢河與隄共長九萬二千六百丈計用銀七萬四千八百八十兩即可成功多亦不能過十萬也他年倘得身任河務當力成此舉

下全民命上報

國恩庶幾一雪斯言矣乎

書朱子釋氏論後

朱子釋氏論下篇發明佛氏傳會崇飾之妄溯流窮源至當不易其上篇原本缺一百零三字不復可讀且其論釋氏識心與吾儒盡心存心之所以異者亦惝恍而未合於切要不足以破其說服其心故不復錄焉蓋吾儒所以盡且存者統性情具仁義禮智之心也釋氏之所識者僅知覺運動之人心而遺仁義禮智之道心者也惟其然故遺棄五倫斷絕恩愛至於無父無君而有害於聖人之道朱子不辨其所識之心之異而徒訾其別立一心以識心如以目視目以口齕口則彼亦何難

反脣而譏謂吾儒亦以心盡心以心存心也哉蓋其謬不在於識而在於心不辨其心而僅訾其識故曰未合於切要不足以破其說服其心也如使其所識之心亦知有仁義禮智則必不敢遺棄五倫斷絶恩愛矣心旣無異則盡心可存心可卽識心亦何不可孟子論四端固欲人察而識之識之則賢於不察不著者而可以明道又何異端之足辨乎

書眞西山文集後三則

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眞西山作徑山三塔記毫無貶駁且盛稱佛行禪師道法與行緇素歸仰

又稱其道價爲當世第一其跋遺教經普門品則宜揚其義無異禪僧此皆韓李歐曾諸君子所不肯假借而痛加訶斥者也韓公爲僧作詩文非貶駁即加訓誨歐公序釋秘演惟儼詩無一字及佛法記與化寺鄭昉因塔譏其失仁愛安游惰曾子固作撫率鷲湖諸院記皆極言佛之病民而西山講學之士所作乃如此不亦異乎西山生平推崇朱子者也慈湖楊氏嘗因其推命面加警戒心善其言而弗能悟何耶往觀朱子文集譏陸子爲禪秪稽不已而自於佛學極其推崇乃至稱佛爲大事因緣出世聖人繼天立極意亦如此陸文達欲作

小學規乃云只做禪林清規樣亦自好自其早年學禪於妙喜自言用其說應試成進士及其既老此志彌勤捐館之前以香茶奠黃檗僧稱爲僣公故人其第二詩有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之語葢終身於生死輪迴之見而傾倒於禪佛者固宜西山等於釋氏歎喜而讚歎之也自朱子推尊二程上接孔孟之傳擯韓歐諸君子爲文人而無與於道統不知其術道之嚴勝南宋講學諸老遠甚後之學者平心觀之毋徒人云亦云不究其實也

西山先生作勅封慧應大師後記盛稱僧淨空靈異禮

疫而疫消禱雨而雨至轉運使上聞錫之顯號得古先哲王事神保民之意噫異哉其未達於理也先王之制爲祭法也天地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之神而已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日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至於法施於民及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皆生而有功烈於民者未聞異端之人其身已死而其鬼能爲禍福者也故曰日月星辰或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春秋書六月雨何氏休謂僖公飭過求已修省百官放

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浦城之疫且旱也毋亦政事有闕不此之務而求於異端之鬼其可據乎如果可據必浦城繼此以往永無旱疫也而後可何者淨空之鬼亟以勅封佐以儒者之文焜煌張大著其靈應浦城之人事之必彌謹求之必彌切求之而皆應必無是理求之而有應有不應則其靈也妄矣旱必有雨之時疫必有消之日其求之而適應則以爲鬼之靈其求之而不應則曰我事之未至此二氏禍福之說所以牢固而不可破習俗難化患夫難曉司馬溫公所爲三歎者不謂講學之儒而亦爲斯言

其何以垂訓乎陸子之治荆門也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云爲民祈福陸子會吏民講洪範斂福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于中或爲之泣此眞儒者之所爲也西山先生其未之思乎西山在理宗朝號爲能昌明朱子之學立朝風采可觀端平重起稍減直節然後學猶仰慕焉今且從祀於聖廟矣西山而猶爲此言孰不以二氏爲當事者故不可不辨否則掎摭前賢匪所敢出也西山集中表彰二氏及贈星相之作甚多姑辨一二以概其餘俾覽者得別擇焉

西山集建醮青詞甚多每歲生日必建醮歸西山亦屢建黃籙正醮其詞有金籙載陳科敎嚴壇及中元赦罪天官賜福等語則其所奉乃五斗米盜張燕張魯所流傳者也其追薦母夫人黃籙十王表有恭惟十王眞君殿下職司地府德合天心願蠲已往之愆甄錄平生之善或列仙眞之籍或生福德之門仍冀慈仁徧加凡庶念蠢冥之冒犯致墮沉淪變幽暗爲光明悉歸超度等語其溺惑於生死輪迴至於如此謂之知道可乎古之祀者無有所祈西山丁亥生日設醮青詞云子方猶學冀性識之日明婦未生孫期沖和之早畀無所不祈如

此展開爲之失笑又有安奉北斗安奉玉皇等靑詞考其年皆六十歲後作葢老而未嘗聞道者也紹定三年因汀邵之寇乃至天慶觀祈禱踵盆又作靑詞告斗有哀籲至眞俾師徒克捷醜類服馴等語然則閉戸修齋誦經可獨罪王欽若耶寇平後進十王表云凡濫死之無辜俾超生而得所西方佛國並爲極樂之遊北都鬼神盡釋久幽之苦葢世俗應付僧之鄙言亦學佛者所不屑也其代男正追薦母靑詞稱其母精勤以繙內典齋潔以奉高眞則僧道之說汎濫於閨門治家亦不肅矣書其後爲學者戒焉

書尊孟辯後

温公作疑孟者也然温公行事光明正大粹然儒者疑孟之作蓋其見有未及心有未安故不敢自欺欺人附會隱忍亦正無損其爲儒者也余隱之作尊孟辯以駁温公者也然朱子與劉共甫書謂其干預宋家産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其鄙悖至於如此蓋實未嘗爲儒者之學道聽塗說雖曰尊孟究不得齒於儒者也今之尊朱而詆陸王者大率隱之之流耳可發一笑固無足與辨也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

余少時讀尚書正義攷古文授受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頤考之晉書絕無其語不知正義何所據也按晉書鄭冲本傳止云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而已並未有古文之說又稱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書名曰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未聞有經學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壽光侯而阿附司馬昭比炎篡位冲實奉禪策拜太傅進爵為公視孔光張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輩經術又安用哉況蘇愉臧曹梅頤晉書並無

其人惟梁柳附見皇甫謐傳亦止言其作郡並無得古文尚書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書冤詞亦據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中多載其語則謐傳並無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晉書爲辭按唐書藝文志唐初晉書雖有七家御製書出餘必稱名正義所引未稱某人晉書必御製晉書矣且御製晉書成於貞觀而唐書儒學傳謂尚書正義永徽中干志寧等校正始布天下則正義自當引御製晉書不當他引也毛氏爲古文尚書稱冤大聲疾呼蒋書立說而所引疎闊與孔氏正義無異安足

以傳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攷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嘗因正義所引牽連梁柳即疑古文爲謐所作後得梅鷟尙書攷異覩之所見多相合者其序文則直指古文尙書爲謐作以授梁柳其別有所據耶抑亦因謐傳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謐可信十之六七矣吾友方靈皋謂漢以來文章具在孰能贋爲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嘗摹經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劉原父嘗補作禮經三義雜之戴記有過之無不及況捜集羣書徵引尙書原文特以己意聯屬其間因稍加補綴何不似之有黎邱鬼雖父不

能辨其子優孟爲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愛也然則古文尙書果可廢乎曰廢固未可輕言其所蒐集固尙書之正文也聖人之書寸金碎玉皆可寶貴安可以造作之贋本棄採集之正文惟知其爲贋而嘉謨入告等語實有害於治道者則存而不論可耳其所收採正文固當奉爲齊治均平之本攻者不必攻而辨者亦無庸辨也毛氏素不喜朱子之說其爲此書亦藉以駁朱子耳其本意豈誠篤信古文尙書也哉